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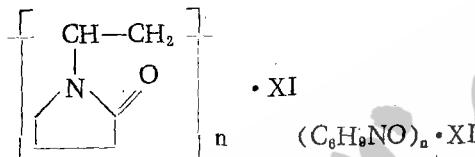
·综述·

新型消毒剂—聚乙烯吡咯烷酮碘(PVP-I)

杭州第一制药厂 张书楣 俞景霞

PVP-I具有杀菌与抗病毒等作用而广泛应用于医疗。药用制剂有水溶液、酊剂、气雾剂、栓剂和油膏^[1,2]。

本品英美称 Povidone-iodine (PVP-I), 苏联称 ИОДПИРОН (ПВП-ЙОД)。具有下列结构:



将干的聚乙烯吡咯烷酮(PVP)与碘经长时间固相混和与加热反应后, 碘完全与PVP形成复合物, 失去了碘的挥发性质, 此复合物即PVP-I^[3]。

固体PVP-I为棕黄色非结晶性粉末, 可溶于水与乙醇, 含有效碘9~12%。

一、PVP-I的抗微生物活性

PVP-I对细菌、病毒、真菌均有较强的杀灭作用, 是一种广谱消毒剂。对毛滴虫也有杀灭作用。

Saggers^[4]报导PVP-I对150多株从临幊上分离的细菌均有杀灭作用。10分钟内, 所有细菌均杀灭, 5分钟内, 除7株(其中5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)外, 其余均被杀灭; 30秒内也可杀灭大多数细菌(表1)。

二、PVP-I杀菌效果与其它消毒剂比较

1. 与碘比较

碘用于消毒已有百年历史。不仅杀菌谱广而且杀菌效力强, 对原虫、细菌、真菌、病毒以及孢子都有效。Zintel^[5]证实碘是最有效的局部消毒剂。然而用碘作消毒剂有如

表1 PVP-I的抗微生物活性

	株数	对照	PVP-I溶液稀释倍数			
			1	10	100	1000
大肠杆菌	11	+	-	-	-	+
变形杆菌	12	+	-	-	-	+
绿脓杆菌	6	+	-	-	-	+
鼠伤寒杆菌	3	+	-	-	-	+
宋内氏杆菌	3	+	-	-	-	+
白色葡萄球菌	29	+	-	-	-	+
金黄色葡萄球菌	89	+	-	-	-	+
溶血性链球菌						
A组	7	+	-	-	-	+
B组	2	+	-	-	-	+
C组	2	+	-	-	-	+
D组	2	+	-	-	-	+
蜡样芽孢杆菌	1	+	-	-	-	
枯草杆菌	1	+	-	-	-	
败血拨状芽孢杆菌	1	+	-	-	-	
产芽孢拨状芽孢杆菌	1	+	-	-	-	
破伤风杆菌	1	+	-	-	-	
魏氏拨状芽孢杆菌	1	+	-	-	-	
黄曲霉菌	1	+	-	-	-	
黑曲霉菌	1	+	-	-	-	
白色念珠菌	2	+	-	-	-	
青霉菌	1	+	-	-	-	

注: +——生长; -——30秒后不生长。

下缺点:

在水中溶解度小(在25℃为0.034%), 使用时必须用酒精作溶媒(如碘酊)或加增溶剂(如加KI); 对皮肤与粘膜有刺激性; 碘易挥发; 易产生过敏反应, 曾有报导约有15%的病人对碘产生过敏。

而PVP-I的杀菌效力、杀菌谱均与碘相仿^[6]。本品在水中溶解度大, 性质稳定, 对皮肤粘膜无刺激性, 不引起过敏反应, 局

部应用时，不与蛋白结合^[7]。PVP-I可用于粘膜、体腔的新型消毒剂。Joress^[8]认为PVP-I是唯一的“理想消毒剂”。

2. 与洗必泰比较

Saggers^[4]等对洗必泰与PVP-I的杀菌效果进行了比较，经PVP-I处理的皮肤菌落计数，6例病人有5例降为0，而用洗必泰的6例中4例仍有细菌生长。

五岛瑳智子^[9]也报导了在常用浓度下，PVP-I可以杀灭所有细菌，而洗必泰在常用浓度下还有相当一部分细菌不能被杀灭。

Mcdonald^[10]通过试验证实PVP-I有杀灭结核杆菌作用，而洗必泰在常用浓度下不能杀伤结核杆菌。他指出：“不能用洗必泰来处理受结核杆菌感染的消毒”。

三、PVP-I溶液浓度与抑菌活性的关系

国外临床使用的PVP-I溶液常用浓度约为10%（含1%有效碘）。但Ruth^[11]认为低于常用浓度的溶液杀菌效力更佳。Ruth用五种不同的细菌暴露在三种商标牌号的PVP-I溶液中，作用时间为0~8分钟，溶液稀释1、4、10、50和100倍后，其杀菌时间比原装的溶液(10%PVP-I，即含1%有效碘)为短。

如：金黄色葡萄球菌在10%PVP-I溶液中能生存2分钟，但在稀释100倍的PVP-I溶液中只能生存15秒钟。大多数情况下10%PVP-I与稀释1000倍的溶液，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分支杆菌的速度相等。10%溶液与稀释后溶液杀灭肺克雷白氏菌(klebsielapneumonial)、假单胞菌(pseudomonas ceoacia)和轻症链球菌(streptococcus. mitis)的速度也相同。这些微生物与足够稀的溶液或稀释1000倍的溶液接触15秒后，就不能生长。稀释至1:10000后，8分钟无杀灭作用。

四、PVP-I的临床应用

1. 妇科疾病

阴道炎是妇科的主要疾病之一。多数患者由毛滴虫、白色念珠球菌或非特异细菌感

染而致病。目前已有许多药物用于治疗寄生虫及细菌感染的阴道炎，但没有一种完全满意的治疗方案。

许多研究者认为用PVP-I治疗阴道炎是行之有效的。体外试验证实^[13] PVP-I冲洗剂和PVP-I阴道栓对念球菌和滴虫是最有效的药物之一，甚至很稀的浓度也有杀灭作用。

2. 手术前的消毒及手术部位皮肤准备 手术前手的消毒：

Joress 报道^[8]50位医生和护士，用PVP-I擦洗消毒。其中40位消毒后无菌；其余8位细菌计数降低了98%；2位受试者细菌计数降低了95%。

手术部位皮肤消毒：

Garnes^[14]等报导100例病人用PVP-I气雾剂进行手术前处理，这些病人多数为急腹症。手术处理按常规方法：先将手术部位剃毛，皮肤用肥皂水洗净、擦干，然后用含0.5%有效碘的PVP-I溶液喷到该部位的皮肤表面。100例病人使用后效果良好，所有病例未见伤口感染，切口都为第一期愈合。证明PVP-I为一种极好的杀菌剂。

Shelanski^[15]等报道了67例不同种类的伤口，从表面皮肤到深部肌肉，直至腱裂伤，用PVP-I处理，得到很好的效果。

3. 烫伤治疗

Garnes^[14]报道了PVP-I气雾剂治疗开放性烫伤，作者认为PVP-I为一种理想的治疗烫伤的辅助药物。这是因为PVP-I逐渐释放出的碘能与宿主的体液反应，并能将蛋白沉淀而形成一保护膜。膜内由于碘缓慢、不间断地释放而起作用，保护膜则能保护创面不受再次感染，并能形成一个无氧环境，多数病原微生物不能繁殖，使创面干净无嗅味。

他治疗了十六例严重烫伤病人，其中七例为二度烫伤，其余为三度烫伤。治疗一般是在开始72小时内，每12小时给病人喷一次浓度为0.5%有效碘的PVP-I溶液，以后每

天喷一次，直到焦痂分离为止。

Garnes认为用PVP-I气雾剂有许多独到之处：

1.便于应用；2.节省时间；3.喷雾方法易于使创面彻底复盖，气雾剂可达躯体的缝隙；4.药物对组织的损害最小；5.对碘未见局部或全身的过敏反应。不舒服感很小。

4. 预防术后感染

Rabinowitz^[6]报道了125例矫形手术者，用PVP-I溶液和气雾剂进行消毒。术后感染率只有0.8%，这对矫形手术来说是少见的。

在急诊手术中，阑尾手术切除后的伤口感染是最常见的手术并发症之一，根据美国统计，伤口感染率可高达30%以上^[10]。局部使用抗生素可以降低阑尾手术后的伤口感染率，但有的人不适用抗生素，尤其是对抗生素有耐药株的细菌可用PVP-I预防。

头颈部手术后感染颇为常见，且死亡率高，多年来为了降低感染率而采用种种措施，然而不十分理想。Rice^[17]等报道了用PVP-I预防术后伤口感染。

5. 郁滞性溃疡 (Stasis ulcers) 的治疗

Garnes^[14]等报道用喷PVP-I气雾剂治疗了十五例郁滞性溃疡。作者采用PVP-I气雾剂(浓度为0.5%有效碘)喷至溃疡部位，每周喷2~3次，同时还使用敷布绷带包好。以压迫帮助血液循环，15例效果都很好，且未见副反应。

6. 皮肤粘膜细菌或霉菌感染的治疗

Shelanski^[15]报道108例皮肤和粘膜受细菌或霉菌感染的病例，其中62例为皮肤感染；26例为咽喉痛；12例为脚趾霉菌感染，用PVP-I的溶液进行治疗。所有的病例在18小时内均有明显的改善，在36小时内治愈率达94.3%~100%。

7. 鹅口疮的治疗

Shelanski^[15]报道了十五例诊断为鹅口

疮(真菌性口炎)的病例，用PVP-I进行治疗，所有病例都在几天内取得良好的疗效。

病例介绍：

5周岁的男婴，鹅口疮三周，整个口腔布满了斑点，尤以舌，颊窝和咽部更多聚密，曾用龙胆紫(1%)，硼酸溶液，硼砂溶液和抗菌素治疗均无效。用龙胆紫治疗后引起表面剥脱。该病孩不能吃东西。用PVP-I治疗，每天三次。在12小时内病孩能吃东西，48小时完全治愈。

8. 冲洗腹腔：

Sindeler^[18]在80例严重腹腔感染，用0.1%PVP-I 1000ml冲洗腹腔1分钟，吸除其中90%的溶液，术后1例并发感染；对照组88例，单用盐水冲洗，9例发生感染，感染率为10.2%($P < 0.05$)。冲洗后24小时血清碘浓度升高，72小时才恢复正常水平。无并发症，也无细菌耐药问题。实验测定PVP-I安全的最大用量为2.5ml/kg，折合70kg重的人体可安全地使用10%溶液175ml，凡对碘过敏，甲状腺疾患或伴肾损害的患者禁用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USP XX 647、395, BP 716; Martindale 26th 985.
- [2] The pharmaceutical Codex x1, 1979 P726
- [3] 10. 7. Крирш и др: Жим-фарм. ж 1983. №6 С 711--721.
- [4] Saggers B. A. J. Hyg. Camb., 62, 509 (1964).
- [5] Zintel Surg. clin. North. Amer., 36, 257 (1956).
- [6] Rabinowitz J. New Drug., 1, 39(1961).
- [7] Garnes A. Am. J. Surg., 97, 47(1959).
- [8] Joress S. M. Ann. Surg., 155, 296(1962).
- [9] 五島達智子 综合临床 28(8), 1494 (1970).
- [10] McDonald P. J. Ned. Aust., ii, 41(1974).
- [11] Ruth L. J. clin. Microbiol., 15, 635(1982)
- [12] Shook D. M. Curr. Ther. Res., 5, 256 (1968)
- [13] Garnes A. L. Am. J. Surg., 97, 49(1959).
- [14] Shelanski H. A. J. Internat. coll. surg. 25, 727 (1956).
- [15] Lancet ii, 195 (1971).
- [16] Rice D. H. Arch. otolaryngol., 107, 287 (1981)
- [17] Geburtsh. U Frauenheilk 39, 973-974(1979)